

風花雪月

小品



编前小语

和智者晤谈，我们会受到种种启迪，但是馨咳随风易散，时光巨浪淘沙，我们最终仍是难于全面把握智者的声音。如果智者有能力也肯卖力把他的精神宇宙压缩在书册里，供我们反复品味、领悟，那将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上古圣贤把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并列为“三不朽”，这是对著作家的莫大褒扬。书籍不断添多，生活日趋紧张，生命并不因此延长，这就要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阅读，各种选本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风花雪月是极雅致的事情——春天花不开，夏日风不来，秋庭不悬皓月，冬晨不飘瑞雪，一年四季也就了无情趣，人生也就寂寂然毫无生气了。“喜柔条于芳春，悲落叶于劲秋，”并不是文人骚客的独家专利，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，”也不是文人雅士的注册发明。山间风物，江上明月，这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可以享受的美景。准风月谈又何妨？品味风月又何罪焉？

创造生活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，开拓人生是为了品味人生的佳酿。我敢说，一册《风花雪月小品》在手，我们的生活会多些情调、趣味、色彩。从前辈艺术大师那里，我们可以学会一种妙不可言的生活情趣，进而把握短暂而又美好

的人生，在有限的时空中，使我们的生命无限地丰盈、完美起来。

本书所选均系二十至四十年代作家的小品文创作，在那样一个民族危难深重、个人生存困厄的环境下，他们中的多数用头颅抵挡住黑暗的大门，却决不忽略泥地上一朵小花的价值；他们举着火把前行，飞鸟和云朵也让他们感动；他们在烛光里太息，也有雅兴吟哦风花雪月——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人生境界。收入本集的小品文，每一篇都浸淫着浓郁的文化意味和时代气息，融含着诗情和哲理。这些作品，恬淡中包孕激情，雅致中有郁愤在焉，审美的同时是一种针砭，追念往事和幻想未来，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的嘲讽，当然，娓娓而谈的同时也免不了诲训一番，但那诲训决不是什么诲淫诲盗或拉长脸的教训。编选者目光短浅，挂一漏万，错讹之处难免，还请读者宽谅。

任何一种选本都是对某个时期创作的直接筛选和间接批评。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使小品文得以勃兴，涌现了大批小品文作家。建国后小品文创作一度走入低谷。这些年才开始走出峡谷。也许在峡谷里耗的时间太久了，目前的小品文太多面孔生硬、声调生涩，缺乏前辈大师们投枪匕首的犀利、娓娓而谈的晓畅、幽默风趣的圆熟和顺手拈来的地道家常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，本书的编选，也构成了对目前小品文创作的间接批评。

编者

目 录

编前小语	编 者(1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1.谈风雅

谈酒	周作人(3)
喝茶	苏雪林(7)
谈茶与友谊	林语堂(9)
谈花和养花	林语堂(12)
四君子	梁实秋(17)
下棋	梁实秋(20)
题壁	王了一(23)
宴之趣	郑振铎(26)
闲暇	梁实秋(31)

2.谈风韵

论潇洒	姚雪垠(37)
体貌篇	聂绀弩(40)
谈性感	林语堂(44)
跳舞	王了一(50)
愁	冯沅君(53)

女人的风姿	林语堂(56)
两位中国女人	林语堂(60)
美妇人	周作人(67)
女人与蛇	周作人(69)

3.谈风情

女吊	鲁 迅(73)
阿金	鲁 迅(79)
关于女人	瞿秋白(83)
恋爱不是游戏	庐 隐(85)
择偶记	朱自清(87)
配偶	王任叔(90)
媳妇生活	李贻仁(91)
夫妇之间	王了一(93)

4.谈风月

鬼与狐	老 舍(99)
灵与肉	林语堂(103)
花煞	周作人(106)
谈风月	萨空了(108)
恋爱和求婚	林语堂(110)
寡妇主义	鲁 迅(114)
随便讲讲卖为娼妓及死刑之类	周建人(119)
文人之娼妓观	周作人(121)
论娼妓	聂绀弩(124)

5.谈风趣

论讽刺	鲁 迅(129)
幽默有界限	艾思奇(131)
幽默滑稽	林语堂(133)
滑稽和愁闷	梁遇春(139)
说笑	钱钟书(142)
笑	陈子展(145)
笑	梁遇春(148)

6.谈风流

上海的少女	鲁 迅(153)
妾的故事	周作人(155)
论妒妇	周作人(156)
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则	林语堂(158)
人生快事	柯 灵(163)
女子故事	废 名(165)

7.谈风尚

谈奖券	施蛰存(169)
烟	吴组缃(173)
论麻雀及扑克	梁遇春(180)
结婚	王了一(183)
姓名	王了一(186)

看热闹	柯 灵(192)
请客	梁实秋(194)
茶馆	缪崇群(198)
胡须	梁实秋(203)
谈梦	吴组缃(206)

8.谈风物

北京的茶食	周作人(213)
送灶日漫笔	鲁 迅(215)
如意	梁实秋(218)
杜鹃	敦沫若(220)
蟹	梁实秋(222)
烧鸭	梁实秋(225)
火腿	梁实秋(228)
汤包	梁实秋(231)

1.谈风雅

谈酒

喝茶

谈茶与友谊

谈花和养花

四君子

下棋

题壁

宴之趣

闲瑕



周作人

谈 酒

这个年头儿，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。我虽是京兆人，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，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。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，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，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，因为儿歌里说，“老酒糯米做，吃得变 nionio”——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。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，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，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，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，俗称“酒头工”，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，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。有一个远房亲戚，我们叫他“七斤公公”，——他是我舅父的族叔，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，所以舅母只叫他作“七斤老”，有时也听见她叫“老七斤”，是这样的酒头工，每年去帮人家做酒；他喜吸旱烟，说玩话，打马将，但是不大喝酒（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，照市价计算也不值十文钱的酒），所以生意很好，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。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，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，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，好像是螃蟹吐沫（儿童称为蟹煮饭）的样子，便拿来煮就得了：早一点酒还未成，迟一点就变酸了。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，别人仍不能知道，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，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。

大人家饮酒多用酒钟，以表示其斯文，实在是不对的，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，浅而大，底有高足，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宾杯。平常起码总是两碗，合一“串筒”，价值似是六文一碗。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，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，以洋铁为之，无盖无嘴，可倒而不可筛，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，筛出来的不大好吃。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“荡”（置水于器内，摇荡而洗涤之谓）串筒，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，客嫌酒淡，常起争执，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荡串筒，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。能饮者多索竹叶青，通称曰“本色”，“元红”系状元红之略，则着色者，唯外行人喜饮之。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，唯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。相传昔时人家生女，则酿酒贮花雕（一种有花纹的酒坛）中，至女儿出嫁时用以饷客，但此风今已不存，嫁女时偶用花雕，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，饮者不以为珍品。有些喝酒的人预备家酿，却有极好的。每年做醇酒若干坛，按次第埋园中，二十年后掘取，即每岁皆得饮二十年陈的老酒了。此种陈酒例不发售，故无处可买，我只有一回在旧日业师家里喝过这样好酒，至今还不曾忘记。

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，又这样的喜欢谈酒，好像一定是个与“三酉”结不解缘的酒徒了。其实却大不然。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，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，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，且喝且谈天，至少要花费两点钟，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。但我却是不肖，不，或者说有志未逮，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，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。自从辛酉患病后，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，定量是勃阑地每回二十格阑姆，蒲桃酒与老酒等倍之。六年以后酒量一点没有进步，到现在只要喝下一百格阑姆的花雕，

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。（以前大家笑谈称作“赤化”，此刻自然应当谨慎，虽然是说笑话。）有些有不醉之量的，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，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羨，只可惜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，好像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的颜色，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

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，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，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。白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，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，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，也总觉得不很和善。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，只是仿佛新酒模样，味道不很静定。蒲桃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，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阑地。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，至于酒则很有工夫，决不下于中国。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卮，正如吸烟卷一般，但不必一定进国货党，咬定牙根要抽净丝，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是无所不可的，至少是我个人这样的想。

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。有人说，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。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，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，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，而不是精神的陶醉。所以照我说来，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，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，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。醉了，困倦了，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，也是很安舒的，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。昏迷，梦魇，呓语，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：其实这也是有限的，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。我喝着酒，一面也怀着“杞天之虑”，生恐强硬的礼教反动之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，结果是借醇酒妇人以避礼教的迫害，沙宁（Sanin）时代的出现

不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，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，那么杞天终于只是杞天，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。倘若如此，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罢？

喝茶

读徐志摩先生会见哈代记，中间有一句道：“老头真刻啬，连茶都不教人喝一盏……”我知道徐先生在开玩笑，他在外国甚久，应知外国人宾主初次相见，没有请喝茶习惯。

西人喝茶当咖啡，一天不过一次，或于饭后，或于午倦的时候，余是口渴，仅饮气蒸冷水，不像中国人将壶泡着茶整天喝，他们初次见面，谈话而已，也不像中国人定要仆人捧出两杯茶来，才算敬客之道。这是中西习惯不同之处，无所谓优劣，我所连带要说，是外国人对于应酬的经济。

我仅到过法国，来讲一点法国人的应酬罢，法人稟受高庐民族遗风，对于“款客之道”Hospitalite 素来注重，但他们的应酬，都是经过艺术化的，以情趣为主，物质为轻，平常酬酢，不必花费什么钱财，而能尽交际之乐。

中国人朋友相见不久，便要请上馆子吃饭，法人以请吃饭为大事，非至亲好友，不大举行，而且也不大上馆子，家中日常蔬菜外添设一两样便算请了客。至于普通请客，就是“喝茶”Ptendre authe 了。每次茶点之费不过合华币一元，然而可同时请四五客。初交不请，一定要等相见三四次，友谊渐熟之后再请。他们无论男女自小养成一种口才，对客之际，清言娓娓，诙谐杂出，或纵谈文艺，或叙述故事，或玩弄乐器，或披阅名画，口讲指画，兴会淋漓，令人乐而忘

倦，其关于国家社会不得意的问题，从不在这个时候提起。他们应酬的宗旨，本要使客尽欢，若弄得满座歔嘘，有何趣味呢？

法人无故不送礼物，送亦不过鲜花一束、新书一卷，而且亦必有往有来，藉以互酬雅意。中国人不知他们习惯，每每以贵重礼物相送，不但不能结好，反而引猜嫌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有一个法友，是书铺的主人，平日代他搜罗旧书，或报告新出版著作的消息，甚为尽心，这位同学便送他一个中国古瓷花瓶，谁知竟将他弄得不自在了，以后相见虽照常亲热，而神宇之间，颇为勉强，则因为他们素不讲究送礼，忽见人送值钱的东西，便疑心人将大有求于他的缘故。

人生在世，不能没有亲朋的往来，有之则应酬原所不免，但应酬本旨在增加交际间的乐趣，使人快乐，也要使自己快乐；若为应酬而弄得财力两亏，疲于奔命，那就大大的无谓了。

中国是以应酬为最重要的国家，而百分之九十九的应酬都是无谓。朋友虽无真实的感情，亦必以酒肉相征逐，婚丧呀，做寿呀，生日呀，小孩出世呀，初次见面呀，礼物绝不可少，而以政界应酬为最多。我有一个本家在北京做官，每年薪俸不过二千余元，而应酬要占去八九百元。虽说我送了人家的礼，人家也送我的礼，但现钱可以买各项东西，礼物不能变出现钱来。这种应酬，等于拿金钱互相抛掷，究竟有什么意思呢？而在应酬太繁，不能维持生活，不免要于正当收入之外想其他方法，中国官吏寡廉鲜耻，祸国殃民之种种，不能说与应酬无关。

谈茶与友谊

从人类文化和幸福的观点上看，我并不觉得人类史上有一样比吸烟、饮酒与喝茶更有意义、更重要，而且对于闲暇，友谊，交际与谈话的享受更有直接贡献的发明。所有的三种事情都有几个共同特点：第一，它们可以有助我们的亲睦；第二，它们并不像食物那样填饱我们的肚子，因此我们尽可在餐膳之间享用；第三，它们都可以由我们的鼻子，即用我们的嗅觉来享用。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是那么重大，以致我们的火车除了餐车之外也还有吸烟车，我们还有酒馆和茶馆。在中国与英国，喝茶至少已成了一种社交风尚。

对于烟、酒、茶的适当享受，是只有在闲暇、友谊，与亲睦的氛围中才得有所发展的。因为只有具有伴侣生活感觉，慎交友、爱闲暇的人，才能享受烟、酒，和茶的。没有了社交的本质，那么这些东西便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享受这些东西与欣赏月亮、白雪，以及花草一样，必须要有相当的友伴，因为这一点我是觉得便是中国的生活艺术家们往往所最坚持的。某种花必须与某种人共赏，某种风景又必须与某种女人共览，雨声如果要欣赏的话，也必须在夏日躺在深山寺院里的竹榻上欣赏；总之，最注重的便是情调，每种东西都各有其适当的情调的，而不适调的友伴则会把那情调完全破坏。因此，一个生活的艺术家所最坚持的第一点，便是凡

希望要享受生活的，其必要条件，便是必须要去寻找一些情投意合的朋友，而且要不殚麻烦地去增进友谊，保持友情，像一个妻子拉住她的丈夫一样，或像一个高明的棋手跋涉千里去访另一棋友一样。

这样的心旷神怡，又有良好朋友，我们便可喝茶了。因为茶是为恬静的伴侣而设的，正如酒是为热闹社交集会而设的。茶有一种本性，能带我们到人生沉思默想的境界里。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，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，在雨天或阴天摘采茶叶一样糟糕。茶叶在晴天的清晨采摘，那时山上晨气清稀，露香犹存，因之茶的享受还是与幻术般的露芬芳及风雅发生联系的。道家的极力主张回返自然，以及我们的阴阳育化宇宙观念中，露水代表“灵液琼浆”，在一般人的想象中，这露水是一种清妙的食品。人类和野兽如果把这种东西喝得相当多了，便颇有长生不老的希望。狄更斯说得好，他说，茶“将永远成为知识分子所爱好的饮料”，但中国人则似乎更进一步，把茶与高超的隐士联系起来了。

那么茶是象征着尘世的纯洁的了，从采摘、烘焙、贮藏，一直到最后的冲泡和饮喝，都需要最清洁的手法，油腻的手或油腻的杯，稍有一点不洁净便足以轻易把喝茶的雅致破坏无余。因此喝茶的享受，最宜在眼前没有奢侈的东西，心中没有奢侈的思念的环境中。一个人和妓女在一起时，终究是在酒中找到乐趣，而不是在茶中找到乐趣的；妓女有资格喝茶的，她们便是中国诗人学者所宠爱的人了。苏东坡有一次喻茶为“可爱的少女”，可是后来《煮泉小品》的作者田艺衡便马上加以限制说，茶如果必须以女子为喻的话，只可喻之为麻姑仙子，至于“必若桃脸柳腰，宜亟屏之销金幔中，无俗我泉石。”他又说：“鞭茶忘喧，谓非膏粱纨绔可语。”